春秋疑問

春秋疑問卷之十一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定公

元年春王

元年定元年也是時定公未立何以書追書之也昭公雖在乾侯然魯猶有君也魯猶有君則猶有奉正朔而頒之國中者去年十二月昭公薨子嗣未立季氏方在謀廢太子衍及務人而立公子宋今此正月其誰奉正朔而頒之國中乎故但書天王不書正月蓋不與季氏之頒正朔也若昭公不

得正其終定公不得正其始又當以大義論恐夫

子不在正月二字上發揮二君之不正也敢問高

明

正朔之頒專自季氏久矣然向來猶有昭公在也

今昭公之喪未歸定公之位未定則誰其尸之故

春秋正以王法不書正月若曰正朔在廟非賊臣

之所得專也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宋仲幾不受功於義應執然韓不信方率諸侯之

大夫共天子之役乃不請命于天子而私執之可

謂義乎書曰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蓋不正其執人于至尊之所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國不可一日無君也意如逐昭公於外八年矣公薨乾侯不即以國君之禮迎之廢其嫡嗣而專立其弟宋宋亦不顧大義偃然自以爲當立而居之此與篡何異哉蓋不獨意如無君宋亦無君也春秋書公即位于公喪至自乾侯之下蓋從桓宣之例書之以示誅耳

知其時事也觀左傳喪至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則宋之心事已在于先入之際矣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葬必曰我君所以隆君父之恩盡忠愛之義也昭公薨逾半載而始歸歸方逾月而即葬誰其忠愛之而必若此書者愧當日之臣子無復以此動念而生之不能事喪葬之不能哀也

九月大雩

立煬宮

據左傳煬宮之立以意如之禱故然恐未必然也番陽萬氏曰煬公考公之弟也魯之以弟繼兄而立者蓋始乎此昭公在魯已立公爲爲太子及其居鄆又黜公爲而立公衍則國固有適嗣矣季孫舍適嗣不立而立定公恐人之議已也於是而立煬宮若曰煬公以弟繼兄魯一世一及之禮所自始今舍公衍公爲而立定公者非吾之私意蓋魯國之舊制耳此說似大有理

冬十月隕霜殺菽

周十月夏八月也時未宜肅殺况霜殺菽乎故特

書記異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雉門兩觀非禮也魯僭已久不書此因其災將新作也故因事以託義焉

秋楚人伐吳

據左傳是吳誘楚而敗之者所謂多方以誤之也蠻夷相攻不足錄而書此者見楚墮吳術中而不知所以大敗于柏舉而終取入郢之慘禍也經書楚伐吳止此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曰新作則必有加乎其舊矣仍舊僭故書之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季氏不請天子不告方伯而立定公晉怒而公往

朝焉又止不得見亦無非勤取貨賂耳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昭十二年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雖曰以魯大

夫會其君似爲卑邾然是時邾猶無故也今邾子方在喪戚中何忌何汲汲與盟于拔耶書交譏之也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入春秋來蔡人首叛中國而附楚至是不勝楚之陵虐也乃告諸侯而請伐焉晉爲盟主大合十八國之衆天子且使大夫臨之可謂極盛矣晉定於

是時使能聲大義以致討豈非復伯之一機乎乃其臣荀寅求貨不得力爲沮撓而中止使仗義執言之師乃爲苟且塞責之舉而春秋但書曰侵楚晉於是無復宗諸侯之望矣可嘆哉

家氏曰春秋書侵書伐見褒貶者兩召陵是也齊桓以八國伐楚而書伐大桓公攘夷之功也晉定以十八國之師伐楚而書侵鄙晉定之無能爲也蓋奉辭伐罪奮然必往然後稱其爲伐師雖衆義雖直而逗撓因循無以副衆人之望是雖伐而不足言伐故書侵以微之也蔡昭侯乃憾太子之子

明於復讐之義故爲春秋所與是會也序之宋公之次諸侯之上及柏舉之戰書蔡侯以吳子云云學者知柏舉之爲褒則知召陵之爲貶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伐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蔡毒楚深請討于晉晉侯惑荀寅之言辭之是以蔡自帥師先沈而滅之誓必將有事于楚也但沈之從楚猶昔日之蔡之從也蔡未能報楚而先滅其從楚者且以其君歸殺之則慘暴甚矣此春秋書之以示貶耳左傳謂沈人不會召陵晉人使蔡伐之非也蓋蔡請晉不與行將乞師于吳觀下文

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則其情事可知矣豈其見辭于晉尚從其命討沈之不會召陵耶讀春秋者通前後經文細看自可得當日之情事不細究經文而但從諸傳未有不失者況此條之義總責蔡君臣未先報楚而加憏于沈耳諸家不識大旨但摘一字義曰此爲罪公孫姓也此爲罪沈子嘉也此爲罪蔡侯也恐非當日夫子春秋之意敢問高明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

凡春秋事關大故者有會必有盟如僖九年夏公

會宰周公齊侯云云于葵丘九月諸侯即盟于葵丘襄二十五年夏公會晉侯宋公云云于夷儀秋七月諸侯即同盟于重丘昭十二年秋會劉子晉侯云云于平丘八月即同盟于平丘蓋此盟即此會之事未有會爲一事而盟又爲一事者今欲將此召陵之會爲晉謀蔡而伐楚將此臯鼬之盟爲定公求會于諸侯此蓋泥于會盟之異地耳然襄之世夷儀重丘之會盟豈同一地耶或又泥公及之文蓋未察當時之情事者當時蔡毒楚而求討于晉晉初以大義號召諸侯是也而終惑荀寅之

一言辭蔡不討此非獨蔡侯不然即諸侯亦共不然者是以外晉而共為盟又別一地故不得不以公及為文耳究竟此盟後亦未見有伐楚事然同仇之義猶有在焉其義亦足錄也故春秋特書之若曰前會為一事此盟為一事則杞伯成之卒何以不書卒于盟耶公之至也何以不書至自盟耶此其情事蓋甚易見者敢一從前後經文妄訂正以質高明

杞伯成卒于會

不言卒于師者不成乎伐楚也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許至是葢四遷矣而皆從楚令也不乆爲鄭所滅

然則從楚亦何裨于國哉

秋七月公至自會

晉以伐楚召諸侯而公以會至者不成乎伐楚也

劉卷卒

劉卷有功於王室故志其卒然與單旗同事者一

書一不書卷方與會盟必來赴告故耳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楚以蔡請諸侯致討圍之故稱人以著其罪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晉不謀蔡以伐楚乃連衛衆唯中山之是伐故稱將稱師稱伐以著其失

葬劉文公

尹氏王子虎皆不書葬此書葬劉文公蓋必魯往會葬也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吳本有謀楚之心蔡請會逢其適故爲是師然是時楚暴中國特甚晉爲中國盟主辭蔡之請而楚且舉兵圍蔡禍不可言幸吳舉是師與楚戰一鼓而敗之囊瓦出奔大抒中國之憤故春秋特進吳稱子書曰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云云蓋深以是舉爲大快也與柏舉之戰則召陵之書侵不貶而自見矣

此條重看一以字吳師未甚可與唯蔡侯以其師勝楚發舒華夏之氣故蔡稱爵吳進子耳

庚辰吳入郢

救蔡伐楚善也故進而與之書曰吳子及楚人戰既乗楚敗入郢夷其宗廟壞其宮室而甚且亂其男女之室則狄矣故復從其號書曰吳入郢春秋書法之謹嚴如此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歸粟于蔡亦會召陵盟皐鼬之意然不能會舉師旅以伸同仇之義而乗吳入郢解圍之後僅歸之粟亦可愧也

於越入吳

吳伐楚爭雄啓疆非有安中國之心然卻能伸中國之氣爲中國所取於越乘其虛入之若與楚復入郢之讐者是可恨也故舉其號而書入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意如幾攺步攺玉矣擢髮不足數此何以卒卒意如者使人稱曰此定公之大夫意如耳不貶意如之貶實借以貶定公也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此叔孫舍之子也與意如之行大別並志其卒使人自別其行耳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鮮虞何犯于晉伐之不已而復圍之耶要是利其土地不滅之不止耳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入春秋來鄭莊即入許許世受鄭禍不淺矣茲許無奈鄭何依楚四遷以避之鄭又間楚滅許而以其君歸其暴惡特甚故春秋詳書以著其罪

二月公侵鄭

廬陵李氏曰自宣公十八年書公伐杞之後曾無君將者八十年至是而後一侵鄭再侵齊一圍成

皆書公則三桓既微之微也然本非公室能張實以公山不狃陽虎之專故托公以出師耳

公至自侵鄭

此本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往不假道于衛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幸賴公叔文子之言免蓋亦危矣書至自侵鄭危之也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據左傳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獻于賢大夫亦不能卻陽虎之命

耶高氏曰天子微諸侯僭諸侯微大夫陵大夫微

陪臣脅理勢然耳孟懿子亦無若之何也

春秋書内卿並使者唯文十八年公子遂叔孫得臣及此年斯何忌耳遂得臣之並使乃仲遂邪謀之所起斯何忌之並使乃陽虎專權之所爲是不可不察也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諸侯唯宋事晉謹懼討而遣使善逆以懷之猶懼不來而列卿爭黷貨賄擅作威福執行人以快其憤其何以令諸侯哉書人書執行人蓋罪晉卿之專擅爲内叛之始事也

冬城中城

是時三家張公所有者中城而已然曷以城之汪氏曰是時政在三家公室無民定公豈能役衆修城以備外患哉蓋陽虎欲去三家故託於懼齊鄭而城中城將挾公以自固耳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鄆

昭二十五年齊侯取鄆以居昭公三十年鄆潰遂貳于齊至是二卿欲復取之故帥師以圍其邑然鄆故吾邑也何不以德懷之而兵圍以取耶自是魯齊加兵數載不息此春秋特書以著譏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是時中國無主盟者故特相盟焉廬陵李氏曰此為齊景公圖復霸之始而鄭實左右之自是以後有盟沙盟曲濮會安甫盟黃會牽會洮皆齊鄭糾合之事可與隱公初年對看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按左傳齊鄭盟于鹹徵會于衛衛不肯赴故執北宮結以加之兵也圖伯有道可挾詐恃力逼人之

從我耶書人書執行人書侵蓋深罪齊景之不能

霸也

當時天王辟儋翩之難出居於外景公苟能伸勤

王之義四國景從圖伯亦無難者乃今日求之鄭

明日求之衛皆強人之從我其何以復霸哉書齊

侯鄭伯盟于鹹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

侯衛侯盟于沙此足以窺齊景之所為矣此與楚

成執宋公以伐宋同一書法

齊侯衛侯盟于沙

吾聞盟會既立而執其叛盟者矣未聞誘執其使

侵其國以脅其盟者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自齊論盟鄭盟衛以叛晉且忌魯事晉而加伐是爲非計然去歲季仲帥師圍鄆蓋亦有以取之矣書所以交譏之也

九月大雩

一時而大雩者再可以徵旱矣今年受齊伐明年再侵齊再受齊伐民何以堪此春秋之所爲詳載也

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公至自侵齊

去年齊伐我西鄙有辭于我也今公加兵于齊則無名矣是時魯政不在公亦不在三家唯陽虎之所使而已故傳言魯無軍政士無鬬志書侵譏公之無主書至著公之可危也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

陽虎以未得志故復勸公行乍往乍來不得休息

可以見公之進退矣再書侵書至蓋甚傷之也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齊師之再伐報我師之再侵也齊再書伐魯再書侵曲直見矣而皆非公之所能自主也其何以為國乎

公會晉師于瓦

齊師伐我晉士鞅等帥師為救公故往會之書公會晉師重在師也重師所以重國也

劉氏曰晉人興師救魯春秋不以救書何哉夫所

謂救者仗大義以拯人之急者也魯昭栖遲乾侯之境困亦甚矣晉之諸卿惟賄是狥黨臣而抑君今齊師之來初非危急之會而晉三卿亟以兵赴之此與齊爭伯而非爲魯國宗社計也故春秋不與之以救

公至自瓦

所重在師救我而不在會[illegible]不以會至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招攜以禮懷遠以德鹹沙[illegible]矣不

思德禮之是務而欲恃力以攘服侵鄭遂侵衛絕齊之與國其誰與之斥其人帥師兩侵中着一遂字盖深罪晉定君臣之失計無復能再振其霸業也

侵蔡遂伐楚此遂之善者侵鄭遂侵衛此遂之不善者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魯於衛無可聲之罪特爲晉以興師故目二卿書

侵以示貶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前年公侵鄭今年二卿侵衛而晉士鞅又自帥師侵二國故二君爲盟以固其謀晉會交結同謀以侵鄭衛非也鄭衛交盟同謀以叛晉亦非也

從祀先公

廬陵李氏曰從祀之說三傳及諸家皆以爲正閔僖之位獨胡氏不取蓋陽虎之意止欲暴明季氏之罪故從祀昭公以說于國人也春秋每書宮廟必舉其謚此不書閔僖直書先公故以爲昭公無

疑也

昭公以上之君皆祀矣獨昭公未入廟祀故稱從祀先公此其理極正但出于陽虎之矯舉則非也故特書盜竊寶玉大弓之上以示譏

盜竊寶玉大弓

寶玉象德大弓象武先公以文德武功受此分物歷世守而弗失爲國寶鎮今陽虎得竊諸公宮可謂國有君乎得之書失之書所以深責魯定之不能守也

是時陽虎以鄆讙龜陰叛奔齊十年侯犯以郈叛

皆以賤不書其書竊寶玉大弓何也分物受之天子傳之先君其得其失重于地之得失也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得寶玉大弓

陽虎以爲無所用而復歸之也

魯嘗納莒僕之寶玉矣曷若不失此分器之寶玉也嘗反楚靈之大屈矣曷若不失此分物之大弓也始也奪人之所有今不能保己之所有至失於盜而後得亦險矣斯亦可自愧赧矣哉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曰此本伐晉而但書次焉者何也齊衛雖相要結以玩晉然名義猶存未敢誦言伐之姑侵尋于其地俟可舉而後加兵耳自此次五氏後又次于垂葭又次于蘧篨至哀元年而後伐則齊衛之情見矣春秋書此蓋貶齊衛之不顧名義然亦悼晉之自啓其叛爲齊衛之所窺也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數年來齊魯嘗相伐孔丘相與齊釋怨相安于無事是保國之道也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夾谷之會齊人欲加于魯孔丘但以數語止其亂使彼自悔謝過之不暇此爲國以禮足以服人而非強衆之足恃也

書公會齊侯于夾谷書公至自夾谷葢實錄其事耳而非誇也然魯自有隱然足立之意矣

會盟非盛世事然夾谷之會孔子實相之所謂魯

人獵較孔子亦獵較也但中間自能止萊人之亂自能使其歸鄆讙龜陰之田此是作用妙處惜不能終其用一變以至道耳

晉趙鞅帥師圍衛

是時齊連鄭衛爲一黨以叛晉八年秋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將以謀晉也晉不修德以招來又帥師以圍衛其曷以令其服哉徒堅其從齊而已矣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取濟西取汶陽言取不言歸以仗大國之威也歸

濟西歸鄆及闡言歸不言來以待請而後得也今齊服義於魯自以其田歸焉故特書來歸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郈叔孫氏邑也侯犯以郈叛亦上行下效之自致耳叔孫不知悔過自責使家隸感化乃連仲孫帥重師以圍其邑又不能暴明其罪討而誅之使其屬多方爲詐諼之謀誘之出走是教通國之人習爲罔上之舉也失政刑甚矣

蜀杜氏曰大夫攻叛臣自夏至秋再圍以兵春秋離其文而書之不待貶而貶著也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朱子曰春秋之初只是諸侯抗衡後來諸侯纔不奈何便被大夫專權及大夫稍没奈何又被陪臣擅命如唐之藩鎮其初是節度抗衡後來牙將孔目官虞候之屬皆殺節度亦來握權夫子說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一章極分曉

宋樂大心出奔曹

王氏曰宋公信讒而刑罰無章固可罪矣然大心不能任家國之難而進退無據且挾詐以避事豈能自安乎故經亦直書以志其過

宋公子地出奔陳

王氏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若地者亦驕伉矣故春秋以自奔爲文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前此齊侯與鄭伯盟于鹹與衛侯盟于沙矣今三國復爲此會者以衛有晉難也蓋是時齊與二國同黨以異于晉即魯亦會齊于夾谷不從乎晉也晉亦不成其爲晉也能禁人之不異已哉

叔孫州仇如齊

夾谷之會齊歸我鄆讙龜陰田侯犯以郈奔齊齊

人又致郈是以叔孫往謝齊方以致郈爲德叔孫叔孫謂義在討惡豈以爲寡君賜此數語可稱不辱君命哉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宋公以寵向魋故致公子地出奔又不納弟辰之言使辰暨佗彄出奔不君不兄不足論矣乃辰既調停公子地君一未聽獨不可號泣以從之乎即終不聽則退處於野終身不食其祿可也何即出奔陳乎況可挾忿曰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遂暨佗彄而俱奔乎仲佗石彄向不能奮止其君之惡

今又不能善處其兄弟之間乃與辰俱出奔陳安在其爲大臣者春秋書曰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蓋一書而並貶之也

暨暨暨也親也彊也親親之彊之亦親其所可親彊其所可彊者耳辰與佗彄蓋平分其罪矣與及專主我及彼義稍別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不得於君出奔他國猶可言也越在他國藉其力入于國邑以叛讐其君亦何太甚哉此在異姓不

可小臣不可而況于君弟乎況於大臣乎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罪不容誅矣然所以致此叛者實由宋公寵嬖慢諫始左傳云寵向魋故也此一語其足以斷此獄哉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入蕭從叛亦叛也但其人乖覺姑站此以觀望耳觀前僞疾逃使時便見得

自曹自陳固皆仗藉其力以爲入者陳曹不能無罪

春秋書宋樂大心出奔曹書宋公子地出奔陳書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書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書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便見宋公不能其家國致其弟其臣如此便見樂大心乘釁奸詐出奔而覦望如此便見公子地不能割一物之愛忍棄其君如此便見辰不善調停兄弟之間忘君臣之義終忍爲叛也如此便見仲佗石彄原非可大任者從奔而奔從叛而叛如此便見陳與曹納其奔亡且助其力使入國以叛如此所謂不待傳而其義自見者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據左傳始叛晉也何以故晉政出多門貨賄讒慝
惛昏其間而人莫能從也故魯祔及齊平今及鄭
平不得不樹黨以自固耳

及鄭平我欲之也故鄭卿不來盟我卿往涖盟也
隱之世鄭輸平鄭來求平以我爲黨以自固
也今及鄭平我往求平於鄭爲黨以自固也
世變之不同如此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三桓築城私邑自謂子孫長久之計乃其家臣各據以爲叛至此各帥師以墮之是可嘆也

是時孔子相魯三家自願各墮其私邑然家臣竊據其内非用師不可克也故此書叔孫州仇帥師墮郈下書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十年再書叔仲帥師圍郈謂侯犯據郈以叛也後犯以郈奔齊齊且致郈于我矣今猶待帥師以墮郈叛黨之深固難拔也蓋如此

朱子曰墮邑之事孔子因其機而爲之若漸漸掃

除得去其勢亦自削弱可復正也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是時齊鄭衛皆不從晉曹尚從之故爲此師然非保亂守邦之道也稱師稱伐亦著其譏耳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墮郈以一卿墮費以二卿便見費固而難拔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黄

十年及齊平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叔孫州仇如齊至是復有此盟蓋堅十年之

約相援以爲固也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叔孫州仇已墮郈矣季孫斯仲孫何忌已墮費矣獨孟孫感公斂處父之言據城以自固公自將圍之若敵國然而弗克可謂強矣然郈費已墮即成尚在於魯何有遲之朞月公斂情見勢屈墮之易耳公何急於親出無功而返耶是亦欲速見小之故也書公圍成公至自圍成一譏公之輕于出一

罪孟氏之敢為抗也

是時孔子相魯何不能禁是行曰國家之事亦有非一人所能主者孟懿子學於孔子者也何不肯墮成曰叔季之墮郈費非眞知天理之當墮也其家臣據邑以叛心甚毒之偶一言中其隙故即墮之耳公斂在成方有功于孟氏孟氏未見其害故不欲墮亦人情也但以公親將而不墮則雖學於聖門者亦不能辭抗君之罪耳

墮郈墮費叔季非純出于天理之公圍成不墮孟孫是專狥乎人欲之私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此與九年次五氏同
夏築蛇淵囿
苑囿何切于國當此盛夏時興築耶
廬陵李氏曰此正與受女樂事相類定公君臣安
知不以爲齊人已服彊都已墮國家閒暇可以般
樂乎此决非孔子爲政時
大蒐于比蒲
三桓曰懼人圖已也故數蒐焉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衛與晉仇惡曹猶從晉故此伐之然豈特國睦鄰之道哉再書而罪自著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凡稱叛者謂其心與事皆逆其君也趙鞅要邯鄲午衛貢五百家不與殺午圍邯鄲其心逆及荀寅士吉射執此辭以伐之遂入晉陽以爲拒其事亦逆不書曰叛可乎後書趙鞅歸于晉正謂其叛不宜歸也不得以其歸謂無叛君之心又不得據其入拒范中行氏之迹也曰此爲篡弑之階堅冰之戒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趙鞅貪憤專戮其罪宜逐然荀寅士吉射曷不告諸晉侯乃以姻故自伐趙氏之宮耶及荀躒等奉公致伐二子敗奔朝歌則其叛明甚故與上皆書入書叛以為世戒

晉趙鞅歸于晉

據左傳韓魏以趙氏為請鞅入于晉盟于公宮料其情辭必曰趙鞅之入拒范中行耳而非其心也然即以邯鄲午一節論要衛貢五百家可謂義乎怒午不與殺之而圍邯鄲可謂有君乎此而可歸

則無不可歸者蓋韓魏趙鞅之黨也免狐傷類故請復之而晉君不悟也復之而盟于公宮可嘆哉春秋書曰趙鞅歸于晉易其辭若曰自歸之者正責晉君之不知討罪也看後來三家共分晉國便知今日韓魏為趙鞅請之意矣春秋書趙盾弑其君又書趙盾侵陳書趙鞅叛又書趙鞅歸晉皆責其君不能討非誅其弑誅其叛而又開之也

薛弑其君比

春秋稱國以弑者四莒弑庶其晉弑州蒲吳弑僚

薛弑比也唯此無傳其君不能無罪然其國豈無一人調停其閒以致其弑乎則亦必有當之者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衛靈不君不能正家反逐大臣而及其黨不為無罪然公叔戍怙富而驕素為國中之釁乃欲以正君自任得乎故與其黨皆書奔以罪之奔者非也受其奔者亦非也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頓居陳楚之閒背楚絕陳好而欲事晉正也陳以

盛德之後當夷楚既衰猶事之不替且比而從之以滅頓是亦夷而已矣春秋書楚結陳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歸誅楚而罪陳也頓子知背夷而不能死其位故名之

書陳佗人於楚結之下見楚之滅頓實陳之所主也

夏衛北宮結來奔

衛靈沈耳于閨逐其世臣又及其所與不足責也若北宮結黨戍而奔及魯受其奔皆春秋之義所不載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吳報四年庚辰之役陳師檇李越用詐敗其師且以戈擊吳子致其死是爲可罪然吳柏舉之後乘勝而驕輕視越謂可滅此朝食而曾不思兵之玩身之殁也春秋書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豈獨罪越而已哉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齊景欲求霸宜誅晉亂臣以正其國乃會魯衛謀救范中行氏魯方納衛公叔戌北宫結之奔乃與齊侯衛侯會謀晉事衛有公叔戌之難未定也乃

舍而與齊魯會皆不可曉此之謂昏亂之國也經書公會齊侯衛侯于牽蓋交譏之耳

公至自會

此可以無會者書至以示譏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家氏曰自齊景圖伯衛鄭魯既與之同盟宋猶未忍絶晉至是始及齊爲此會蓋始從于齊也傳謂牽洮二會皆謀救范中行若爾四國相率而預于亂也春秋礽年諸侯連兵助亂及桓公之霸明分義以示天下此風頓革今齊景欲復祖業而率三

國之君往助叛人彼三國寘然與之俱而不知黨叛輔逆之爲不可世道至是一變春秋降爲戰國景公與有責焉聯書二會皆貶也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脤祭社之肉盛以蜄器以賜同姓諸侯與之共福者也此唯諸侯朝天子助祭始得受之今魯定受國意如即位十有四年既不朝王又不遣使往聘天王特使石尚忽歸此脤曾是以爲禮乎書之冊固著天王損禮之失實罪魯向闕朝聘不足當此脤之歸也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蒯聵殺母事有無不可知但遭不幸事不能善處其間至于出奔即非子道然惑於南子之淫讒而忍逐其子衛靈能免首惡之誅耶春秋書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問世子所以出奔之故則知其罪之在矣

衛公孟彄出奔鄭

比年書公孟彄帥師衛靈固大任之者今疑蒯聵之黨逐之可謂君乎然公孟彄何仕此無道之國也故以出奔書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按此書法罪宋公罪辰也然奔而入叛叛而復奔之人魯可受乎其罪亦著

大蒐于比蒲

觀哀三年三卿並將伐邾兵權仍在三家此大蒐比蒲蓋以公爲尸而實三家之爲也

邾子來會公

比蒲之蒐三家之事也以公爲尸故邾子來會于斯耳然蒐豈會遇之時而蒐之所豈會遇之地哉書之冊譏邾實譏魯也

此與蕭叔朝公同

城莒父及霄

公助晉叛臣故懼而城此二邑不知何苦爲此而重勞民力之不恤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方來會又來朝未幾又來奔喪其卑屈亦甚矣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始傷口既食角茲食牛至于死甚矣豈謂變無事應耶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書臧胡書以胡子歸著楚之罪然有國者可乘人之約而俘其邑乎可自委于命而不知儆乎以是取臧而致虜亦其宜也故斥其爵而書其名

夏五月辛亥郊

壬申公薨于高寢

廬陵李氏曰定公在位十有五年當其初立受國于季孫意如而不能正其罪其異於桓宣者無幾矣故春秋於元年即不書正月以著正始之義而於意如之卒特書日以著定公尊獎亂臣之惡其辭嚴矣然當其初年陪臣執命國事分崩固無足

言但陽虎既奔之後三桓亦微孔子爲政綱紀麤立正當可以有爲之時然竟不能使夫子得遂行其道則魯何賴哉李氏曰會于夾谷而致侵田之歸行乎季孫而有墮都之謀雖僅能明禮義之教雉門兩觀之作而僭禮莫之改寶玉大弓之竊而分器莫之保惛於女樂政歸彊家此定公有聖人而不能用也其言得之矣至其末年會牽洮城莒父城霄無非助亂勞民之舉魯之益弱宜哉

鄭罕達帥師伐宋

宋公子地奔鄭是師也將取宋地以處之也夫納

宋叛人已爲可罪况可伐大國以居叛人乎此不待貶絶而罪自見者

齊侯衛侯次于蘧篨

據左傳謀救宋也竊以爲不然齊鄭自七年盟鹹以來十年齊侯衛侯又與鄭游速會于安甫未嘗有隙也即十四年齊侯與宋公會于洮然齊未嘗與鄭相攜也此豈宜救宋以仇鄭耶再按九年齊侯衛侯次于五氏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左傳皆云伐晉則此次亦應爲謀晉而出故明年有伐晉之舉耳謂此次謀救宋也是左氏之誤也

敢竊訂以質高明

齊衛於晉何讐哉齊蓋欲貳晉以爭霸耳然不思修德以自勝而唯結衛以爲代一次于五氏再次于垂葭今次于蘧蒢即從容左次未見喪師之害然君行師從寧無供億往來之費乎此甚非所以善謀國者故經於齊衛之三次屢書之以示貶

邾子來奔喪

家氏曰周衰小國以事王者之禮事大國魯君嘗奔齊晉之喪會楚之葬春秋不書諱之也邾滕來奔喪會葬而皆書者非嘉其來著其禮之僭也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此定公之妾哀公之母也哀公立未踰年未有夫人之稱故夫子因其得禮之正也書曰姒氏卒茅堂胡氏曰姒氏不稱夫人爲正名孟子不稱夫人爲隱惡說得極好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譏無備

辛巳葬定姒

冬城漆

余氏曰前年冬城莒父及霄此年秋葬定公又葬定姒冬城漆其勞民也甚矣

漆庶其邑張氏曰城漆謀伐邾也定公之喪邾子來奔事魯謹矣哀公初立不務善鄰而以土地之故勞民力取民怨二年取其田七年俘其君卒使吳人乘間以伐其國齊人問罪而取讙闡利未得而害隨之謀國如此其不終也宜哉

春秋疑問卷之十二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哀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柏舉之役吳入郢鞭屍毒楚爲甚而蔡實致之故楚子聞吳事越連師以圍蔡

是時霸統已亡諸侯互相侵伐分明戰國氣象故自定公八年以後並書其爵不復書人蓋人之有不勝人者耳非稱爵以予之也統前後觀之自見

得

或曰哀九年楚人伐陳十年宋人伐鄭何也曰此

必非其君之自行及卿將之顯者

此條著楚子乘間以修怨又著蔡昭輕謀以召禍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

夏四月辛巳郊

秋齊侯衛侯伐晉

前時齊侯衛侯次于五氏次于垂葭次于蘧蒢但

須兵次止以觀其可攻與否故皆書次以著無名

妄動之罪今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則明白

伐晉無疑者故經特書其爵稱伐斥言之以誅其
黨叛臣陵霸國之罪
晉以世霸之業不能自振致諸侯合從之伐是春
秋變爲戰國之一大幾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來會來朝來奔喪邾之事魯至矣何忌何爲伐之
蓋邾所事者魯君也魯臣利取其田則不復知有
禮義耳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
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去年何忌一人伐今更並斯州仇三人伐邾何以

當此哉唯任其取所欲得之田而已且前時止取

漷西田今取漷東又及沂西橫甚哉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取其田又要其盟甚矣師彌至卿盟止二卿者唯

取田者與盟也

邾近魯魯屢伐之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今晉不

主盟諸侯皆叛故邾子懼而來會[illegible]來奔喪曲

盡其禮然魯君可事也而魯臣之[illegible]易厭也一

出師再出師三卿皆往奪取其田[illegible]已有且脅其

君而盟于其地蓋不獨卑邾之君同于等列且視

本國之君同于弁髦也尚忍言哉經書仲孫何忌

帥師伐邾書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

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書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

邾子盟于句繹而三卿無上之罪著矣不必至公

適越而後見其惡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無論其他只寵南子爲召宋昭出蒯聵其人可知

矣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據衛世子蒯聵書法未嘗絕於國自然該反國者而必藉趙鞅之力以強納此是蒯聵不是處據納世子蒯聵書法蒯輒自宜退處于野迎聵以君其國也而拒之僅納于戚此是蒯輒不是處若趙鞅假晉霸之餘宜以名義正其父子使皆知退避更立賢者以君其國是爲伯討乃帥師強納蒯聵于戚使其父子相殘同于禽獸此是趙鞅不是處若靈公寵溺南子致有此禍則又此獄之罪首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

帥敗績
鄭黨范中行氏助齊而輸之粟固罪也然鞅獨不思致亂之由乎苟引咎自責返國權於其君修德政以復伯業范中行將覆亡是懼而諸侯誰敢助之令奉蒯聵強納于衛遇鄭師強取其粟即幸一勝也豈慮已息爭之道遠怨之方乎此春秋書及書戰著鞅之主是師而重加之罪也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蔡朸不自量受命于楚而背楚既不自審請遷于

吳而誑吳及其事急殺執政以爲解其何以令一
國哉經書蔡遷于州來不與其能遷也書殺大夫
公子駟不與其能殺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上書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則戚衛之
戚也戚所居者衛之世子也衛石曼姑焉得帥師
而圍國之世子耶齊國夏又烏得黨衛石曼姑帥
師而共圍其國之世子耶石曼姑蓋必受命于其
君輒矣輒棄其父使石曼姑帥師以圍之必曰吾
知有國而已不知其爲世子也是吾之父也石曼

姑亦必曰吾知有君命而已不知其爲世子也爲君之父也齊國夏同石曼姑帥師以圍之亦必曰吾知有與國之約而已不知其所圍者其國之世子也其國之君之父也蓋至是而君臣父子之大倫澌滅殆盡無餘矣春秋上書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此書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而衛之所爲衛與晉趙鞅齊國夏之所爲衛者其情事罪惡又可勝誅也與哉

趙鞅國夏皆罪也然究竟二人孰爲稍可曰鞅也可何居曰於世子二字見之鞅所納者衛之世子

也夏所圍者衛世子之在戚者也一納之一圍之而罪自別矣然蒯聵與輒皆罪不可赦者而孰為可原也曰皆不可原也而輒為甚聵得罪於父尚待人之納之也輒拒其父則使人之圍之也然則經何以不名輒曰名猶人也以子拒父而直使人帥師以圍之又約與國帥師以圍之是禽獸中之梟獍而已於梟獍又何名焉此春秋不名輒之深意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謂天災爲無意乎則何以必於桓僖謂天災爲有意乎而必於桓僖則恐天亦不如是之小也虞書曰眚災肆赦釋者曰災不幸也蓋天示魯君臣之儆偶不幸災桓僖之宮爾左氏所載孔子之言是孔子之所謂億而中者未必然也敢問高明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魯黨范氏懼晉而城至二卿帥師焉故書以示貶襄陵許氏曰所城近敵故帥師焉地震廟災變異弗圖而取田城邑兵役相繼可謂不畏天命矣中失而外鍵本亡而末務此魯之季世也

宋樂髡帥師伐曹

樂大心之奔曹已數年矣修怨而興兵春秋所不與也然曹亦有以取之

襄陵許氏曰宋始窺曹曹不量力而奸強國不修德而圖大功則適足以取亡而已此年樂髡伐六年向巢伐七年圍八年入而以曹伯陽歸矣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放大夫者國也稱人而不去其官則獵必有得罪於國人者但主國者順人之情而不知自斷則其

罪亦有所分耳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邾子已受盟于句繹矣曾未逾年而二卿圍之是盟亦不足信也取漷東沂西田而心未厭也不至以邾子來不止也小國水火甚矣故屢書以著罪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凡君雖無道猶稱弒者君臣之分猶存也蔡申皆楚誑吳委罪執政枉殺濫放人心已離蓋無復君道矣無君道故變文而稱盜殺耳翩非盜而稱盜

者舍盜無可稱也

蔡公孫辰出奔吳

按左傳文之鍇殺公孫翩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則辰與姓與盱必皆其黨也辰書出奔不能無罪矣然亦其上有以致之者

陳氏曰書公薨夫人姜氏孫于齊公子慶父出奔莒則夫人慶父與聞乎弒矣書盜殺蔡侯申公孫辰出奔吳則公孫辰與聞乎殺矣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稱人以執而不書其名蓋罪在宋不在小邾也天
下無伯小國受禍于強大可嘆哉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公孫辰出奔或與聞乎殺也姓霍何與而致之死
哉故書以累上之辭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家氏曰戎蠻雖邇于楚亦嘗服屬諸夏昭十六年
楚乘其亂誘其君而殺之楚實無道戎之叛之宜
也於是自拔歸晉晉人倘畏楚之威彊拒而弗納
可也聽其去而適他國亦可也乃詐而執之以歸

于楚執人而事夷楚晉之罪大矣故春秋書人以
貶之

城西郛

備晉也郛而備計下矣

六月辛丑亳社災

禮勝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殷社在亳武王克
殷使諸侯各立其社以戒亡國皆稱亳社今天火
其屋亦戒魯之危亡乎故謹志之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摯滕頃公

五年春城毗

比年築城勞民甚矣若曰備晉是自取也

夏齊侯伐宋

齊侯宋公盟于洮僅六年耳未有釁端也齊曷以加于宋豈以宋伐曹執小邾子故託是以爲討耶景公内不能正其國而區區以齊制爭伯權未見其得也

晉趙鞅帥師伐衛

是師也雖假納蒯聵爲名實則讐其黨范氏耳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冬叔還如齊

使卿弔且會葬

閏月葬齊景公

六年春城邾瑕

邾瑕者邾邑也魯取而城之而聖人必繫之邾者不與魯併其邑且譏其所城者直至于邾之邑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四年鮮虞納荀寅于柏人故有是役然自昭十二年以來晉伐鮮虞蓋已五舉矣毋亦貪殖以爲己

利耳

吳伐陳

陳楚與國也吳入楚使召陳侯陳侯不來吳人怨之元年侵陳今復伐陳修怨黷武春秋所不與也故狄之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高國爲國世臣始從昏命而莫止既受付託而奔亡非忠也故書奔以正其罪

陳氏曰齊殺其大夫高厚齊崔杼弑其君光齊國夏及高張來奔齊陳乞弑其君荼聖人之垂戒深

矣

叔還會吳于柤

叔還以吳在柤往會之以結其好然吳人無信也其可援之以為黨乎君子是以知魯之有吳患也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

陽生不稱公子而繫之齊其罪固各有在然陽生已奔矣曷以入于齊陳乞召之也陳乞召陽生入則荼自無生理矣大臣當廢立之際不據經守正以遏君之邪曲從其昏命廢長以立少待其既歿

而欲後歸於正則其所殺者雖曰不出其手而實
難逃弑君之誅也若陳乞者可鑒已
衛侯入于夷儀衛甯喜弑其君剽則喜爲衛侯弑
也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則乞爲陽生
弑也春秋書弑君之賊雖其人不自爲必以禍所
從發爲之蓋所以誅其意耳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邾切近仲孫私邑仲孫必欲吞滅之而後已故中
間雖間連叔季之師前後總歸仲孫何忌何忌亦
大不仁矣哉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三年有樂髡之伐茲又加兵焉惡矣書著宋罪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定十五年鄭罕達帥師伐宋者謂宋公子地奔鄭鄭欲取宋地以居之也然則今日皇瑗之師或者其謂是歟左傳云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愚所未解廬陵李氏亦有辯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晉之加師于衛以其納范中行氏也五年趙鞅之師以不納蒯聵爲辭故稱伐是師明以黨范中行

氏加之也故書侵總之皆所以譏也

夏公會吳于鄫

五年叔還會于柤巳爲啓釁况公可復與會乎八年之伐我蓋公之自取也

汪氏曰鄫茅夷鴻稱盟于鄫衍而經不書盟諱與吳盟也故吳伐我盟于萊門會于黄池吳爭先歃皆不書隱中國之與夷盟也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伐邾本三家意公内迫於三家不得不行及師入其國以其君來而可委其責乎春秋備書之册蓋

亦不能爲公諱也然後世必有論其世知其事者
三家不能逃其罪矣

宋人圍曹

曹伯奸宋是以致討然宋之伐曹數矣今又圍之
不亦甚乎故貶而稱人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鄭與曹睦所以救曹者爲報皇瑗之師故然曹受
宋之侵伐亦數矣今又受圍四鄰坐視而不一救
則此救亦不可少者故書以示予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曹伯陽好田寵嬖背晉而奸宋致國之滅豈曰無罪然宋以樂大心奔曹自曹入于蕭以叛故三年樂髡伐六年向巢伐七年宋人圍八年宋公入以曹伯陽歸報復之毒惡蓋莫有加此者傳不罪宋景但罪伯陽乃曰削其見滅之實猶虞之亡書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夫子春秋之意其然乎其不然乎當必有能斷斯獄者敢問高明

此與前時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書法同特滅入二字稍異耳然滅滅其宗廟也入入其國都也入其國都有不滅其宗廟者夫子亦各錄其實事耳

非予宋而故以滅爲入也宋公書爵與楚子同

吳伐我

吳受邾之愬舉師至我城下固爲可惡然魯數伐邾以其君來胡毒之太甚哉鋌而走險吳代之伐亦其勢所必至者至于城下之盟魯辱亦太甚矣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書曰吳伐我自然曲在我此爲國者必度禮義而後行而不可自取其辱也

夏齊人取讙及闡歸邾子益于邾

據左傳齊以季姬故命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又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則知魯之毒

邾既以怒吳而取其伐師造城下矣又以怒齊而
致其伐喪我一邑焉則亦何利之有哉諸儒謂魯
能悔過歸邾子益于邾愚謂魯蓋迫于不得已耳
始不自度盡夷之以爲快終不自保亟反之以爲
解總之其不知義未見其爲悔過也敢問高明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讙及闡

齊取讙闡二邑本魯魯歸邾子魯歸邾子齊歸讙
闡二邑是二邑之取之歸魯皆聽命于齊其歸邾

子魯實受逼于齊未見其爲遷善之優改過之大也

安然一個魯國數伐邾而以其君歸致吳之伐盟于城下致齊之伐取讙闡二邑致齊請吳師辭吳師魯因會吳伐齊齊又帥師伐我通是自家討得來所謂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也

九年春王正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鄭罕達欲外取邑以與其嬖許瑕圍宋雍丘宋皇

瑗帥師悉覆而敗其衆僅以二人歸則其所就僇者亦多矣是戰國坑陷之師也書之冊所以甚皇瑗之罪然罕達之所致其取者獨無罪哉而况其後亦帥師取宋師于嵒哉但知快報復之怨忍視人命若草菅是真皆無人心者

自隱十年鄭莊取三國之師後未見有書取者此書宋皇瑗取鄭師于雍丘後書鄭罕達取宋師于嵒蓋甚其譎惡其盡著其罪之不容誅也

夏楚人伐陳

六年吳伐陳楚昭救之而旅卒今陳即于吳致楚

之伐固矣然曷不省其所以即吳者由我之無以綏之耶今年伐陳明年公子結復伐之十三年公子申又伐之何暴横之太甚也

秋宋公伐鄭

汪氏曰鄭雖不義宋覆其師而盡取之亦云憯矣而又君親帥師以伐其國明年再伐十二年又伐十三年鄭人亦盡取宋師然則宋鄭之喪師皆其自取之也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陳氏曰吳入討邾奉太子爲政而後奔則其但書奔何以爲自失其國也春秋之法茍其道足以失國雖有敵國猶以自致之文書之

先爲魯所俘而今來奔是益之無恥前已歸于邾而今受其奔是魯之不智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齊魯世爲甥舅之國魯自以邾故致齊之取二邑然旋以歸之魯矣何毒之太深援吳以爲伐耶書會吳伐齊便見魯之不是處若齊侯之歿殊不可曉彼誠卒而卒之其常也中或遇弒而其國以卒

赴吾因以卒書若鄭伯髡頑焉亦其常也傳必曰
此變之正也此天下[illegible]變常理之所無也此不忍
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此愚之所未解也此亦
或非夫子春秋之意也敢問高明

夏宋人伐鄭

既取其師伐而又伐何修怨之不已也故人之

晉趙鞅帥師侵齊

齊率諸侯以貳晉可以討矣然晉加兵於有喪之
側聖人弗與也故書侵以示貶
臨川吳氏曰吳猶遭齊喪而去之晉乃乘齊喪而

伐之會吳之不若也

五月公至自伐齊

齊魯接壤世婚會夷狄以加伐且聞其喪不即班

師皆可罪也故書至自伐齊以示意

楚齊悼公

與其會楚何如弗伐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定十四年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公孟彄出奔鄭是

彄世子之黨也此何以自齊歸于衛或曰此世子

歸之自也然蒯聵入國彄又何以復奔齊也此皆

不可曉存之

薛伯夷卒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書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分明著其罪書吳救陳分明著其善然一稱吳不稱子者吳是時伐我伐齊純于夷狄者也即有小善而未可盡與也故但舉其號耳

救在夷狄罪諸夏之不救也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易曰自我致寇又誰咎也帥師伐我必我有以致之者

哀公之經兩書伐我蓋我能入邾吳能爲邾而伐我我能會吳伐齊齊能興師而伐我此理自然無足怪者

夏陳轅頗出奔鄭

轅頗附上以刻下託公以營私故書出奔然國不自討致衆怒而逐之是衆爲政也其可哉

五月公會吳伐齊

魯秉禮之望國也與齊世爲甥舅乃以取邑小隙

援被髮文身之吳一伐不已至于再伐焉是亦吳而已也至是而聖人望魯之意終矣舉吳本號而狄之亦所以狄魯也夫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此以齊國書主是戰者蓋曰書之用于齊也内不能安其君外不能交鄰國乃以伐魯方歸之罷兵快志於一朝之忿師敗身獲爲國大恥是可罪也然夫子本意豈獨罪書而已乎所以深罪魯也觀先書公會吳伐齊繼書齊國書及吳師戰于艾陵

没公不書則亦有所難書者是没公乃所以深貶公也學者但於此等處體得夫子書法之深意其可讀春秋矣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世叔齊亦衛國用事大夫也據傳則其所以出奔者行甚可醜書之冊蓋曰當時之衛其君之出奔也如是其臣之出奔也如是甚可傷嘆也云爾

高氏曰春秋內外大夫出奔者凡六十蓋君之股

肱故重而書之然春秋之末何其出奔之多也是時政在大夫各欲自專始則相猜相忌終乃相攻相逐也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田賦之說紛紛以理折衷要是計田斂取民財以充軍賦之用而其數之多寡則不可考也然總之又加什二之外耳

魯什一之制一變於宣公之稅畆稅畆者履畆而稅也而古所未有也故書曰初再變於成公之丘甲丘甲者據丘出甲也而意所創立也故書曰作

三變爲今日之田賦田賦者計田供賦既溢其稅之額又益于甲之外而取之必欲其上供者也故書曰用至用田賦而民財民力竭矣夫子謹書之冊所以爲千古之大戒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魯稱秉禮之國至娶㒵一事豈惟敗壞彜常蓋淪于禽獸矣昭公自知非禮而異其名至其卒但稱孟子焉故魯史仍之春秋亦仍之耳然志時月日書其卒而獨不書葬苟有間其不葬者其實自不能掩矣此爲春秋之筆

公會吳于橐皐

會柤會鄫會橐皐皆舉吳號夷之也獨夷吳而已乎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據左傳公竊與衛宋盟而卒辭吳盟則橐皐之會亦公之不得已耶

宋向巢帥師伐鄭

廬陵李氏曰自皇瑗取鄭師之後書宋公宋人伐鄭者再宋兵亦可以釋怨矣而向巢之師復起是必欲殺平元之族而後已也全師覆沒亦蹈前日

鄭師之覆轍佳兵不祥其道好還信哉

冬十有二月螽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此報雍丘之師也二國覆師以相償報其惡特甚故春秋各書取以著其誅

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此會本吳子所主春秋嚴華夷之辨故書法若此若曰公與晉侯會因及吳子也云爾然其實有不可掩者

首止先及而後會所以尊王世子也黃池先會而後及所以外吳子也

此稱吳子非尊之也亦非貶之也吳本僭號稱王矣春秋凡四夷君長皆稱子然有不輕與者在吳唯札之聘則嘉其能慕義也而稱子柏舉之戰則幸其能救患也而稱子若此會主盟上國如晉如魯唯唯聽命而單平公亦與焉欲不稱子得乎即沒單平公不書而公與晉侯稱爵以與此會可曰及吳人會于黃池乎故愚謂此之稱子非尊之也亦非貶之也唯公與晉侯儼然與吳子列于會則

自失其所尊爲可貶耳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楚以陳之即吳也伐之再矣今又間吳出會而伐之然曷不思所以勝吳乎徒爭一陳何爲者書帥師書伐蓋深罪楚耳

於越入吳

書於越入吳非以爲快也亦非以爲罪也夷狄相攻其常事耳唯吳狂悖而無謀越深詭而多計故前日柏舉之戰吳方乘勝以入郢也越乘其虛而入之今黃池之會吳方爭長以主盟也越又乘其

虛而入之而且獲其太子以沼其國是則可爲世
鑒者春秋再書於越入吳非以爲越快非以爲越
罪乃以誡後之好戰而無備者終底于滅亡而彼
乘虛以入人之國者恐亦難逃乎天道耳

秋公至自齊

會鄖會槖臯直會到黃池唯唯聽命斯爲可愧哉
書至自會亦多矣此其其爲最下者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高氏曰蒯聵在戚十有二年晉人不能以此討衛
乃以范中行故而數興師故書侵

廬陵李氏論晉事曰中國苟合夷狄豈能間乎其端在諸侯之先貳又進而推曰晉國苟治諸侯安得背乎其原在大夫之先叛又反而求曰晉之禮義素明則大夫豈得擅乎利勝而義微此上下之所以不奪不饜也豈惟晉事春秋之君皆有之而夫子特有傷於魯此春秋之所由作歟

楚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按是時是月有星孛東方當必有所以應之者但

在有國家者皆當因星變以修省耳

盜殺陳夏區夫

此無傳不可考但當春秋之季盜殺卿大夫則大可駭異耳

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說春秋者於此條或謂夫子感麟之出傷吾道窮也而作或謂夫子作是書文成而瑞應因之以絕筆愚皆以爲未然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夫子蓋傷之久矣胡俟麟見而後傷耶若謂麟應而絕筆則

尤非也何也夫子之作春秋爲維持世道計必非曰吾作是書祈一瑞應而後已也或作此而終無麟應則將於何時何事而後絕筆耶按左傳是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則春秋之書西狩獲麟也亦紀當日之有此異耳若所絕筆則更有說夫子之卒在哀十六年夏麟之獲在十四年春凡書非以結前事即以起後事此一年內前後事或無可書未可知且夫子是時已年七十矣或書此條後即有疾不能書若朱子偶絕筆於誠意章亦

未可知而必曰此以文成麟應而絕筆也而甚或名此經爲麟經焉則大了嘗謂志在春秋者志此麟應而已耶又謂其義竊取焉者取此麟應而已耶朱子曰春秋獲麟其不敢指定是書成感麟亦不敢指定是感麟作大槩出非其時是不祥此數言足以破千古之疑足以正千古之謬